

生死千回，真假莫辨

〈生死千回真假莫辨〉《開卷周報》書評。B2。(2008.9.28)

陳正芳

尼加拉瓜，一個遙遠、陌生而渺小的國家，卻在十九世紀中葉出現一位影響詩壇頗巨的詩人魯班·達里歐(Rubén Darío;1867-1916)，或者說，歐美開始「現代主義」之前，達里歐早已掀起現代主義詩風，引領詩歌走向新紀元。同是尼加拉瓜的小說家米拉瑞斯(Sergio Ramírez Mercado, 1942)於1998年出版小說《瑪格麗姐，美麗之海》，就是以達里歐為主角，嘗試在神話化和去神話化之間對前輩致敬。《一千零一次死亡》是米拉瑞斯2004年出版的近作，小說以達里歐為文的篇章為始，文字間暗藏故事發展的伏筆，但是這回達里歐只是人物中的一員，主角另有其人。

《一千零一次死亡》的核心人物是尼加拉瓜的攝影師卡斯提翁。小說中的敘事者透過理解一張張卡斯提翁拍攝的照片來描述故事，每張照片都是一個線索，如何化零為整，是這本小說建構的方法，亦是閱讀這部小說最困難之處。小說各以標題「暗室」和「明室」分成兩部，姑且不談插在首頁的「他人」之作，整本小說的敘事者「我」，是由作者米拉瑞斯和作者欲追索的人物--卡斯提翁擔綱，作者的現在和敘事人物的過去交混雜陳。如同張淑英教授以拉麵師傅手藝的比喻，兩條故事主線的行進在平行對折時，「看似要黏合，卻在那桌上一抖瞬間，又彈出更多線條。」初閱小說前幾章會有如墜五里雲霧，飄渺間不知何所言的茫然，儘管如此，如能耐心續讀，方能了然所有的片段為的是要拼合成一位攝影師神奇的家國和個人記憶。

小說中，米拉瑞斯和卡斯提翁各以第一人稱在單數章和雙數章進行敘事，如果僅閱讀單數章，作者意欲探索攝影師的前因後果清晰可辨，一切皆因一張肉販夫妻遭受納粹士兵槍擊的照片而起。反之，雙數章就是卡斯提翁的回憶錄，透過我父親、我舅舅和我母親組成的敘事人稱系列，使得故事經由「我」的父輩，上溯哥倫布征服拉丁美洲的十五世紀，下達十九世紀的政權鬥爭。表面看來，這是攝影師個人的身世解謎和家族歷史，但是正如卡斯提翁的父親受「我舅舅」之命到歐洲交涉建造運河所遇景況，他所推薦的是個「不尋常的國家」，米拉瑞斯骨子裡想講的還是尼加拉瓜。儘管小說人物的活動空間從尼加拉瓜拓展至英、德、法、西等歐洲國家，但在歐洲皇室的眼裡，尼國卻是「不存在的國家」。小說家以戲謔的筆法藉由卡斯提翁和伏爾泰、屠格涅夫、蕭邦和喬治桑等人的交集或交情，側寫這些歐俄國際名人聳動的愛恨情仇和令人瞠目的軼聞，是不是對歐洲皇室的漠視所進行的反撲呢？

明明是真實的歷史人物和時代，米拉瑞斯的筆下卻處處與我們的閱讀記憶扞格。當米拉瑞斯想從見證人「我」的外孫魯班的口中獲取細節時，他卻說：「你就自己編吧！」按圖索驥的是尼加拉瓜的風雲，讀過這本小說，也就貼近了這個遙遠小國，至於故事中的生生死死，是真是假，就有待考據癖的讀者一探究竟囉！